

旧参  
I 246 5

8 8 8 2

白

活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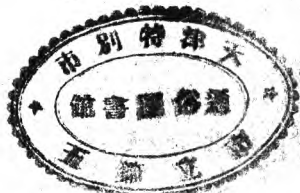


破

蒲  
扇

题

署  
散  
人



天津市

立業館在通氣圖書館

登錄號碼.....

身 碼.....

捐 贈 者.....

民國...年...月...日

政治小說  
**破蒲扇**  
(退醒廬十種小說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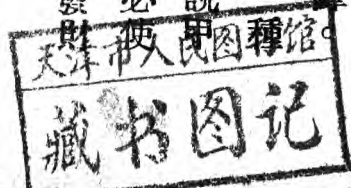
著者 海上漱石生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提綱

專制推翻。共和成立。官僚中却造成了一班政客。以此輩的人才而論。說他是文。豈真有什麼經天緯地之才。定國安邦之志。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功業出來。說他是武。又未必能行軍布陣。對壘交鋒。連聽見了鎗聲礮聲。也許嚇得骨軟筋疲。奔逃不及。但人人有一種拿手絕技。乃善於挑撥是非。向甲方說乙方的壞話。向乙方又說甲方的壞話。甚至製造空氣。散佈謠言。淆惑聽聞。顛倒黑白。必使其術中。雙方鬭爭不已。他却於中取事。升官的機會在此。發財

破蒲扇



參  
I 246 5  
8 8 8

的機會也在此。至於軍士肝腦塗地。人民骨肉流離。竟然漠不相關的。那裏有絲毫顧及。總之此輩舉動。無非是借着政治做個題目。實行他假公濟私。傷天害理之事。雖有時或所謀輒左。未嘗不知難而退。下野者恆有其人。然曾幾何時。每見其復爲馮婦。依然飛揚跋扈。大肆其搗亂行爲。是殆中國劫運使然。蒼天故於政界中生此惡魔。令斯世烽火連天。一時莫解倒懸之苦。然而中國大好政局。自遭此輩一再播弄。遂致風波屢起。不卜何年始幸太平。所以有人替這班政客取了一個渾號。叫破蒲扇。言其兩邊搖動。可以生風扇火。爲害無窮。著者耳中聽見了這三個字。不禁觸動起許多感慨。因撰出這一篇破蒲扇小說來。以破蒲扇之政客爲主。而以力能扇惑一切之各種扇子政客爲賓。書中所有人名。卽以扇名名之。蓋小說本

屬寓言。無須另起爐灶。特別取名。轉覺失之穿鑿。想閱者當亦云然也。

### 扇子大會

唐三藏西天取經。道經火焰山。漫山火焰。不能前進。經齊天大聖孫悟空。向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借得一柄芭蕉扇。始把火焰扇息。安然得度。取到真經。獲成正果。凡看過神怪小說西遊記的。誰不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初次借來的那柄扇。乃是羅刹女給的偽扇。以致孫行者拿在手中。向山上連扇數扇。越覺火焰燭天。不可撲滅。把個有七十二般變化的孫大聖。連渾身毫毛也都燒掉。看書的諒來也俱記得。後來這把扇子。遺落塵世。到了千有餘年。得乾坤之戾氣。愈覺神通廣大。變幻多端。并且他的族類繁滋。一歲多於一歲。

。各人俱有個唯一本領。就是能扇得人心火起。世界風生。劫殺頻仍。和平莫望。僞芭蕉扇以其箕裘克紹。顧而樂之。又值民國肇興。劫運方熾。正各扇子大出風頭之時。一日因特召集諸扇。開一扇子大會。研究合族神通。地點即在風神廟火神廟交界之扇子街。到者俱係扇族。僞蕉扇天然坐了主席。令各扇先後登臺。報告胸中所抱負。以覘其能否合於世用。爲扇氏一族益譽增榮。當有白紙扇嶄然先露頭角曰。我白紙扇。胸無點墨。自知才具平庸。然而忝附斯文。凡舞臺上之公卿將相等。每每與我訂交。殷勤握手。彼之姿勢態度。得以由我而傳。方今官場如戲。我登政治舞臺。定可得心應手。使政治界聽我指揮。各演拿手好戲。抑且一齣不已。演至一齣三齣。必能愈演愈佳。劇中人決難舍我。其次發言者爲書畫扇。

意氣飛揚。若有睥睨羣儕之概。謂白紙扇既無點墨。尙能大用於世。良由政界人物。近來大半皆沒字碑。故得沆瀣一氣。其道大行。然而此輩偉人。每好附庸風雅。則文質彬彬如我輩者。倘或出山。安有不一見歡迎之理。可知投時利器。似非我輩莫屬。餘子恐不足道。詎知言猶未竟。白紙扇以其語近於誇。且藐視同類太甚。幾欲向之衝突。時有青金赤金二扇。一同前席致詞曰。君等各毋自滿。可聽我二人一言。目今金錢世界。非金多者不能位尊。窮措大偶爾得志。雖云未必難期。然欲操縱事權。究須具金錢魔力之人。方克有濟。我二人富有多金。苟出問世。逆知政治界必爭相延攬。惟恐我二人之去而之他。而我輩乃得以金爲餌。如商人之資本充足。營業必獲振興。第商人猶有虧蝕之虞。我輩必無折耗之患。且一青一

赤。青者如青錢之到處中選。赤者當茲赤化時代。倘與赤方接洽。尤爲出色當行。是以我二人之襟抱。恆以前程遠大自期。果一旦事權在握。當令政界俯首貼耳。共以拜金爲不二主義。惟我二人之命是從。餘子似不足道也。白紙扇書畫扇聞言氣沮。不敢置辯。主席爲之擊節贊美。旋有油單扇自陳其詣力曰。余性守黑。大利於黑幕行爲。故昔時魔術家嘗以余作扇子戲。綰線索於紙人之項。而由余牽掣之。播弄之。紙人罔能逃余之掌。今若置身政界。亦以此技奏功可乎。衆聞相率鼓掌。聲怒鳴如春雷。主席亦點首許可不置。又有潮州扇。搖擺而言曰。余隸籍潮州。傾向於粵。雖抱大志。而交際不廣。未能與各政界息息相通。然粵中新政。近日正期從事擴張。則我苟乘時崛起。彼黨當不我遐棄。且他人或不能奪余之席。以



道不同不相爲謀也。主席翹拇指而對之曰。然。雕毛扇乃張大其詞曰。余出身關外。欲有所展布。當以關外地爲勢力範圍。第方今政尙共和。則普天下余皆可以擴我勢力。奚得以關外爲限。如潮州扇之踞踣於粵地一隅。他方不得行其志哉。鵝毛扇聆言興起曰。余與雕毛共爲羽族。故以羽扇名。昔諸葛武侯。仗余指揮却敵。今軍閥用事。又適爲余當令之時。余將使天下諸軍閥。有事疆場。以奏膚功。展余生平好身手也。言次趾高氣揚。其得意不可名狀。而玉帶扇雖亦羽屬。則以君主已廢。空存保皇復辟之思。在旁不敢發言。默然氣爲之奪。類於玉帶者。則有宮扇。回首深宮。擅作威福。而今亦非其時。不禁相對黯黯。惟圓如璧月之團扇。則以美人嘗障面之故。言欲賴女界之力。以一試其翻雲覆雨之圖。主席以爲尙可見

諸實驗。並非妄想。此外有自東島來之小扇。驚國來之驚驚扇。雖曰非我族類。然俱佔有一部分之勢力。是日亦各登場報告。冀在政界一顯神通。主席以其能匡助諸扇。當無主客之分。皆嘉許之。猗歟盛哉。有此五花八門之各種奇扇。政治界欲不致受其鼓動。烏可得哉。主席於各扇子自述其抱負。及願望已畢。正擬起立散會。俟各扇子分頭出發。以徵其坐言起行之效。突有殘缺不全之破蒲扇。力排衆議曰。諸君子之雅抱。並所有奢望。僕已敬聞命矣。然僕以爲我儕不欲干政則已。果欲干政。非兩方面一齊致力不可。譬如蟋蟀之鬪。操諸牽草之人。不牽草不至於鬪。牽草者而爲庸手。蟋蟀亦未必奮鬪。此牽草者徒勞挑撥。并牽草之資而無之也。然有時又宜坐觀成敗。雙方面皆無須顧及。譬如鷓蚌相爭。漁翁得利。漁翁

不能助鷓。亦不能助蚌。庶幾有利可乘。今諸君子所言政策。無不注重於投効一方。大抵非失之拍馬。卽失之吹牛。幸而奏功。所獲亦甚有限。不幸而失敗。其患將不可勝言。恐上臺未幾。下野卽已隨之。不智莫甚於此。雖東島小扇。與鷺鷥扇。別有作用。不可等量齊觀。第苟偏重片面。亦易啓人疑竇。遭入攻詰。未足謂爲上策。故僕若一朝得志。當師戰國時說士之法。旣說秦復須說楚。庶秦楚搆兵。而我得一手漁秦人之利。一手又漁楚人之利。若云有害。則秦楚當之。於我可無損毫末。方爲計出兩全。則非僕口出大言。假令此扇不破。何能兩面搖動。操於我一人之手。甚矣。工欲善其事之必先利其器。而僕藏器待時已久。將因人而施。以慰平生素志。似與諸君子不可同日語也。

語竟。環視場中各扇。作得意狀。以俟主席之許可。主席果肅然起敬曰。足下抱此大志。又復有此遠謀。誠足冠冕羣儔。卽余亦爲之五體投地。惟是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足下其能卽日出山。速速建此奇勳。俾扇族共瞻實驗乎。破蒲扇頻頻頷首曰。能。并言我扇族既各有懷抱。不妨相率出山。互試其通天之手。僕雖不才。願與諸同族一角勝負。設僕而不勝。竟如秋扇之見棄於人。當遠走他方。無須與諸同族相見也。主席壯其言。問各扇子願否出山。各扇子以破蒲扇狀態猥瑣。一若不足爲斯世所重。且其言過誇。因僉對曰。願。主席遂付表決。令各擇日出山。當下卽搖鈴散會。

破蒲扇出山

破蒲扇散會歸家。沿途胸中默計。當於何日首途。且自何方着手。

雖京師爲冠裳會集之地。入政界者無不取道於此。然恐人多於鯽。紛紛共出一途。則得志轉覺爲難。擇主亦頗不易。若至關外一帶。雕毛扇出山以後。必已佔作地盤。倘欲我道南行。粵中又已有潮州扇。此輩皆爲土着。諺言惡龍難鬪地頭蛇。何可貿然再往。沿江之南五省。自近日有人坐鎮。雖幕中不無政客。而苟欲以言挑撥。則主政者胸有成竹。慮必奏效爲難。因是轉輾籌維。深憾茫無主宰。反悔頃間所言之過於冒昧。或慮不能達到奢望。繼思天下事在於人爲。以中國如是之大。政閥軍閥如是之多。何患無托足之所。既可以托足矣。嗜利者啗之以利。好名者動之以名。量窄者以憤言激之。氣餒者以大言壯之。性急者以危言促之。心傲者以甘言誘之。兵微者嗾其練兵。將寡者使之求將。絀於財者聳之以理財。孤於勢者

導之以附勢。如醫家之對症發藥。何患不能成功。一方面立脚既定。然後再掀動對方。使二雄不能並立。兩虎必致相爭。夫而後雙方之成敗安危。無不在我掌握。而我則舉足重輕。乃可擇一方而魚肉之。欲富欲貴。罔不隨心。自西自東。皆堪如意。彼時頓指氣使。嘯不甘拜下風。至於謀畫既成。干戈大起。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則可歸之劫數。人民祇能怨天。不能尤人。而我已如願以償。得志而返。他日若再開會。自當揚眉吐氣。人人有望塵莫及之嗟。此行不必限定疆域。儘堪隨遇而安。自有際會可圖。不必遲疑莫決。明日當即首途。無俟再三審慎也。一路愈思愈樂。歸家後幾致喜而不寐。次日黎明即起。部署行裝。箱篋固屬現成。史的克不可不購。衣服藍袍黑褂。四季須全。惟繞頰于思。

時宜不合。非剪成燕尾式不可。乃令薙髮匠修剪之。並資雇一能操藍青官話。又能略識之無之人。充作長隨。一同就道。

### 各扇子出山

白紙扇等歸自會場。以破蒲扇志大而誇。羣懷不服。且以其扇既破裂。爲力自必較微。何能與完好者互相角勝。而各人又俱醉心名利。急欲自展所長。故次日亦皆決計上道。以白紙扇行裝最爲樸素。利於投奔自命崇儉之一流人。引爲同調。視作腹心。書畫扇服裝雅潔。饒有風流自賞之概。志在鼓動政界名流。青赤二金扇則服用奢豪。輿從顯赫。以自炫其富有爲目的。冀得勢後總攬財政大權。油單扇行藏祕密。以期隱身黑幕。隨處掉弄玄虛。潮州扇雕毛扇一則星夜赴粵。一則取道出關。各自駕輕就熟。俾冀易於收效。鵝毛扇

注意軍閥。不作別想。故登程時有桓桓赳赳者擁護送行。希其異日或可挈帶。隨陣立功。團扇竟由女代表用事。其人如玉琢粉裝。啓行時嫵嫵婷婷。有行一步可人憐之趣。東島小扇與鶯鶯扇。不回本國。祇由電報密告行蹤。彼此暗從華境出發。意在策勳異域。他日歸國時名利雙收。卽玉帶扇與宮扇。雖明知現非君主時代。欲圖建設甚難。然而復辟之謀。暗地心猶未死。故亦悄然就道。妄冀抵瑕蹈隙。或有私衷克遂之機。總之各扇子紛紛蠢動。世界遂成一不可收拾之局。各扇風頭愈健。人民乃常處水深火熱之中。愈悲不得聊生矣。

進身之階

破蒲扇既出山。欲投奔一政閥。此政閥現爲省長。平日在署中深居



簡出。卽出亦高視闊步。常人休想得親一面。得交一言。况其左右又有狐假虎威者若干人。相與護從而行。生人不能走近一步。防有暗殺等事發生。破蒲扇與此省長。本非素識。又無尺一之書紹介。妄思與之接近。天然難若登天。是以在署前一家旅館內。住有月餘之久。竟苦不得其門而入。因借着曾經出洋留學的名義。條陳時事。絞盡無數腦汁。撰成一篇大文。繕好後由郵局掛號送去。自以爲省長一見。必定能破格憐才。飭人下書通聘。或竟屈尊親自至旅館拜訪。以表其求賢若渴之誠。豈知靜待旬餘。恍似石沈大海。不識此條陳曾否由省長寓目。或公忙無暇及此。或閱過後不知此文精義。以致擱置一旁。但似此避延日久。設一旦資用乏絕。殊覺後顧堪虞。况初發軔卽如是其難。他時何能爲所欲爲。豈不羞見江東父老

。因是轉輾思維。悟及俗諺中無針不能引線一語。須覓與省長有交者。爲之推轂。庶幾覲面可期。一覲面卽能憑三寸之舌。博取舉生功名富貴。以展我掀天揚地之才。不患不出人頭地。

卽日起遂留心與省長往來之人。暗地結納。使彼等口角春風。共相汲引。最易的乃是當地劣紳。這班人酒食徵逐。習以爲常。遇有人請他飲宴。往往一請卽到。而又與官場廣通聲氣。滿口歌功頌德。一味以諂諛爲能。見人則又到處狂吹。謂某大老與彼若何知己。無話不談。某大老無日不有事相商。視同手足。倚恃着招搖撞騙。無所不爲。破扇子亦明知此輩伎倆。不能以大事相托。然欲使彼向省長鼓吹。則固綽乎有餘。因此鑽頭覓縫。結識了好一些人。每日花天酒地。有心請着他們。及至往來稔熟。談起省長處獻有條陳。若

使得蒙采納。將來在省辦事。同屬一家。彼此聚首方長。惟日來尙無消息傳出。諸君如有事進署。敢懇乘間探問。并希略賜吹噓。曷勝銘感五內。各劣紳聽了這番言語。一來擾了他幾次酒席。理應說些好話。報答着他。二則省長若果采了條陳。日後難說是署內紅人。大可多一奧援。何樂不爲引進。爰於因公入署之便。果在省長前互相提及。并揄揚他學有根底。實爲斯世難得之才。人品亦和而不同。與尋常流俗有異。省長始查閱條陳。並徇衆紳之請。聘爲公署顧問。卽日令其至署面晤。破蒲扇由是得以進身。雖云得力劣紳。其實皆爲酒肉之功。所耗金錢。亦殊非細。蓋不如是幾無終南捷徑也。

破蒲扇應召入省公署。例先投刺。傳達處以不識其人。意殊落寞。

破蒲扇告知爲省長所召。且曲意向之道乏。彼始持刺緩緩而進。少頃并導至會客廳。俟省長延見。省長年事可四十許。體甚肥碩。而貌不甚颯。但其舉動頗爲倨傲。破蒲扇向之正立鞠躬。彼僅微彎其腰。略舉其手。使之就坐。問於何日到省。曾出洋若干年。破蒲扇下氣怡色。對稱到省已逾一月。出洋歷三年有餘。雖自知樛櫟之才。不足爲棟梁之用。惟因震於省長聲威。且知禮賢下士。苟有一得之長。皆可破格擢用。故敢條陳時事。不惜爲毛遂自薦。作良禽之擇木而栖。果幸不遭見擯。且蒙以顧問之職。榮加委任。此後自當竭力圖報。以期無負知遇。言次。復正立鞠躬。省長喜其應對圓到。禮貌謙恭。亦略將身微欠。依然擡手使坐。謂維誦條陳。具見槃槃大才。非枵腹者能道隻字。故敢委屈高賢。以後長賜指臂之助。

如荷不以爲褻。署中儘堪下榻。不必止宿客邸。未知尊意云何。破蒲扇正願入署供職。非惟可節旅費。并能昕夕見面。將來不致有疏遠之虞。當下因躬身謂謹遵省長台諭。明日自當移住署中。以便常親訓誨。欣幸奚如。此時恐省長公務冗忙。不敢耽誤。敬請告辭。語畢。卽起身欲行。堂下高呼送客。省長當亦起立。破蒲扇趨至面前。鞠躬而別。

官場向來最是勢利。凡本官接見賓客。署中人各甚留心。若是本官對待此人態度冷淡。出去時必無人理會。大家顏冷如冰。倘或稍少尊敬。若輩看在眼內。便俱不敢怠慢。預防下次再來。今見本官與破蒲扇傾談入彀。留他住在署內。將來難保不奉爲上賓。便有幾個獻勤之人。俟他出了會客廳後。隨在後邊。問長道短。破蒲扇正在

各紳處抄得名單一紙。俱是署內要人。要想一一往拜。遂央着他們導領前去。投刺請見。各要人知道此人由省長賞識。即日將入署辦公。自然殷勤款接。投契非凡。並有人提起房間。陪着他任意選擇。破蒲扇選定兩間。把一間作爲臥室。一間作爲會客及辦事之處。心中非常滿意。與各要人談談說說。直至薄暮始經出署。臨行厚犒署內當差。歡聲雷動。翌日遂將行李各物。遷移進署。自此起居一切。居然政界排場。因屬新進人員。諸事十分留意。不敢稍露圭角。慎防被人擠排。故惟處處用籠絡手段。一味恭維諸人。更今日送禮。明日宴客。祇顧注意在感情方面。餘事一概不問。劣紳處更竭力結好。自不必說。所以入署未及一月。合署人緣廣洽。俱稱頌他才華淹博。性氣和平。誰知他是一柄破蒲扇。以後作浪興風。幹出

許多令人可驚。令人可恨。令人可痛可悲之事。

### 新奇稅則之建議

日月如流。韶華易逝。破蒲扇入省公署。忽忽二月餘矣。署中上下諸人。俱經聯絡一氣。若圖有所作爲。可云時機已熟。無須再有顧慮。然省長則自初入署一見之後。絕鮮覲面之時。所上一切條陳。雖似已經採納。亦不聞有施行之日。是否貴人事忙。以致無暇憶及。殊覺無從懸揣。不過似此虛延歲月。大非所宜。密察省長平日行爲。髣髴祇注重在財政方面。至於社會上應興應革的利弊。以及百姓的災苦。似乎皆漠不關心。打探他近侍之人。也除掉了清塵財賦之外。餘事並不在意。可知先時所上條陳。實與他背道而馳。搔爬不着癢處。幸而得到一個顧問的職位。乃是敷衍諸紳面子。並要自

已博個好賢之名。如今再圖踏進一步。鼓動着他。必須要對症發藥。專從理財上着手。方能有效。因窮思極想的擬了好幾條徵稅新章。俱是世界上從未有過。却是強詞奪理。搜刮民財的絕妙政策。起稿後再三修改。分做甲乙丙丁各條。每條下附以詳細說帖。俾便頒行公事之時。可以照此措詞。自能言之成理。擬好後親自瞻正。在房間內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覺得省長一見。必定十分動目。立時就要照辦。而且這新稅局的局長。除了自己決沒有第二個人。始刺探省長在上房暇豫的時候。專誠請見。說有要公當面稟達。恰好省長因這日籌到了一筆地稅鉅款。心上正在十分得意的當兒。卽傳言在花廳相見。破蒲扇遂懷着繕好的那紙徵稅新章。鞠躬入內。先向省長請過了安。並談了些不相干的政治上門面話兒。漸漸言到目今



地方上民窮財盡。籌款困難。而省署握財斂總樞。各屬地所有開支。無一不須仰給。苟不廣闢稅源。必將供不應求。有寅吃卯糧之慮。下走荷省長栽培。留署備位顧問。自愧識淺才庸。絕無建白。今擬得徵稅新章數則。不知能否擇用。敬請鑒核施行。言畢。卽將新章雙手呈上。省長聞欲擬辦新稅。不勝之喜。臉上頓時滿現笑容。口中說了聲足下大才。必有高見。接來疾忙展開觀看。見首行寫着新稅芻議四字。以下綱舉目張。頗覺甚爲詳細。因隨口念下去道。

### (甲) 建築新稅

人民建築房屋。非傳諸子孫。卽出租收利。無不皆爲富厚之家。此輩向之徵稅。猶九牛之亡一毛。可飭地方有司。於有人請領建築執照之時。每平房一間。稅銀如千兩。樓房倍之。三層樓更倍

之。洋房照造價百分之二五徵收。花園照地價百分之五。納稅後始准給照開工。不納稅者概不給照。如私自動工。以抗稅論。嚴加懲罰。仍令補稅。並澈查其有無侵佔街道河港一切。如有侵佔。更須究辦。如是則此稅由杜絕侵佔官地而起。人民必不敢以身試法。有匿稅情弊矣。

省長看畢。點頭暗贊很有思想。急欲觀他乙條如何。祇見上寫着。

(乙) 婚姻新稅

夫婦爲人倫之始。故男婚女嫁。咸願宜其室家。抑知積家成國。人民賴國覆庇。斯能各保其家。否則國之不存。家於何有。則既欲成家。應先報國。凡男女於結婚之日。須各納稅銀如千兩。富家倍之。向有司衙門購領證婚書。方可結婚。否則以私婚論。將

來夫婦間如發生事變。官廳不能承認其夫婦名義。遇案不予准理。并須處罰當日匿稅之罪。男子續娶。婦人再醮。各得減半納稅。若係娶妾。照初婚十倍徵稅。由娶妾者承納之。其妾念貧女居多。免予徵繳。惟若實因無子娶妾。查明得將稅銀減去五倍。以示體卹。並非無子而娶。一妾後再娶二三四五等妾者。每一妾增徵稅銀十倍。再多類推。

省長看完這條。幾乎狂笑。疾忙掩口忍住。又看第三條是。

### (丙) 喪葬新稅

喪具稱家之有無。自難一律徵稅。茲所徵者。以棺木自百金起。葬地自一畝起。當稅銀如千兩。若棺木至數百金。葬地至數畝者。倍之。棺木至千金以外。葬地至十畝以外。加十倍徵稅。貧戶

概給免稅單。非貧戶而妄報貧戶匿稅者。察出仍令補稅。並施懲戒。富戶於繳納稅銀之後。地方官當飭知保墓局。註冊保墓。

再看第四條是。

(丁)迷信新稅

僧道女尼。受十方施主供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非特創立佛會。建設齋醮。任意斂錢。卽終年香金所入。及錠箔之灰。殘餘之燭。皆可易錢。其款亦殊不菲。官長以若輩皆係方外。從未徵收稅率。實屬失之過寬。今擬將各庵觀寺院。詳細調查。按其入款之多寡。分級徵稅。甲級每年應繳若干。乙丙丁等級。每年應徵若干。有以多報少者。察出懲罰。至於募化修建。所入尤豐。稅則須臨時酌定之。施主方面。每建道場一日。亦當令其投稅若

干。蓋既迷信神權。應知尊崇官法。以金錢資冥福。當先以金錢報効國家也。

(戊)筵宴新稅

酒食徵逐。此風雖不自今日始。而以今日爲更盛。以致一席之費。動需十數金。或數十金。西餐飲洋酒者。厥價尤昂。此輩宴賓之人。既皆甘心浪費。何妨向各菜館每席徵稅。以百分之五爲率。由菜館包認繳。以省手續。而免按席稽察之難。妓院花酒。責成院主認繳。每檯照菜價百分之二十徵收。雖所取較鉅。大可寓禁於征。當不得謂之稅政也。

省長一壁看一壁暗忖。迷信稅固甚新穎。筵宴稅他省似已行過。不過並非正稅。乃是暫捐。將來倘欲實行。未嘗不可照辦。因又看第

六七等條

(三) 遊戲新稅

業精於勤荒於嬉。人民共耽遊戲。大非所宜。乃近來習向繁華。若的通都大邑。無不舞臺及影戲館林立。且有各遊戲場。甚而有  
大開賭博之處。勞民傷財。爲害莫甚。賭博雖別省已經有稅。舞  
臺影戲館遊戲等。未經籌及。茲擬責成業此之家。每月照營業多  
寡。認繳稅銀如干。始准給照開辦。否則將照暫行弔銷。俟納稅  
後再行發給。惟此照會月捐。以後不再收取。庶免重征。而示體  
恤。

(庚) 飾物新稅

世俗浮靡。婦女窮奢極欲。競尙珍飾。薄視金銀翠玉。以鑽石爲

唯一之妝飾品。耳環約指。動輒價值千金。或數千金。項圈手鐲。珠大於豆。五色寶石。物罕見珍。價亦不貲。終年所耗金錢。何可數計。此輩婦女俱出富室。富人既有力媚其婦女。何至無力補助公家。擬令此後凡購兌是項珍飾之人。須先照兌價十成之五投稅。始准給照購置。如違查出充公。既可寓禁於征。又可卜國奢示儉之譽。此稅若行。應無人譏及苛斂病民也。

省長看到此條。頻頻幌腦搖頭。默加贊賞。再看以下尙有結尾一條是。

### (辛) 儲蓄新稅

銀錢儲蓄。向無稅則。抑知此實國家漏卮。歷來辦稅之人。類皆未及深思。以致每年損失稅收甚鉅。如錢莊銀行典當。及殷實之

各行號等。常年罔不有人存放款項。小者千計。大者萬計。此種存戶。類爲富家。有餘錢儲作私財。豈無餘力報効公款。當令存款各人。概照所存銀洋。九五納稅。給予收證。以後代存之家。此款如發生糾葛。得持收證至官廳控告。立即准予追理。無證者作爲私存。察出時須罰補稅銀。臨訟更須重罰示懲。然後訊斷。如此則各存戶懷德畏威。自必輸將踴躍矣。

最後尙有一行蠅頭恭楷。乃

以上管見。是否有當。敬請採擇。並候施行。

省長從頭看畢。笑逐顏開。連稱所議均卓有見地。且開新世紀特別稅源。洵非精於理財者不能謬道隻字。自當逐條次第進行。并須借重長才。開辦時再行商酌一切。當下大爲賞識。囑令以後如有事欲



談。儘可隨時進見。自此破蒲扇乃日漸與省長接近。非乍經入署時可比。

### 辣手之第一番

人心不狠不辣。手段不霸不辣。破蒲扇以新稅則鼓動省長。投其所好。不顧民間疾苦。祇以搜括爲事。希圖竭澤而漁。其居心之狠可知。逮至新稅照行。果得委任爲局長之職。事權在握。威福隨心。雖有地方上公正紳耆。紛紛投呈反對。向省長懇請收回成命。以免擾民。破蒲扇一手遮天。概令置之不理。一味積極進行。並與相稔之諸紳。聯絡一氣。使彼等作爲耳目。遇有匿稅漏稅一切。暗中報告。以便派員澈查。一經查出實情。嚴加懲罰。由各劣紳出場。做好做歹。商同了結。得到罰款。以一二成報銷之外。酌提二三成分

潤劣紳。其餘概入私囊。所以開辦不上數月。竟已腰纏甚富。皆由施用潑辣手段而來。不過地方上的感情。傷到一個極點。怨恨聲和咒罵聲。一齊交作。連省長也人人痛惡。巴不得他早些去位。掉一個來。就是署中上下人員。起初因受了破蒲扇的籠絡。彼此要好非常。現見省長寵用着他。得了這稅務優差。鎮日價有多少收入。那一個不看見了眼紅。未免漸漸嘖有煩言。有向省長處說長道短。密進譏言的人。破蒲扇得了風聲。暗想自己是一把破蒲扇。要想扇人的人。怎肯背地裏受人扇弄。看來此席不可久居。急須想個別法。另圖發展方好。因苦思力索了好幾天。被他想出一個聲東擊西的策來。他因在省公署內辦事。以金錢論。現在既掌着稅務。自然日進紛紛。以權勢論。尚不如軍署中人。較有實力。且俱威武非凡。自

己自從進了省署。不時有些公事。須與軍署中人接洽。認識了好幾個要人。倘要在軍署謀個位置。並不是十分難事。與初進省署時不同。何妨製造一個空氣。言軍署中有人聘請。一方面向省長辭職。說稅務的如何難辦。寬縱了稅收不旺。難報省長知遇之恩。嚴密了誹語頻來。又與自己聲名有礙。爲此決計不願再幹。求請卽日將差事開去。俾得另覓枝栖。省長若准了辭呈。竟向軍署謀事。轟轟烈烈的另幹一番。假使不准。可乘機要求着他。把顧問的頭銜。換個祕書的職事。於名義上較爲實際。卽於脚地上較爲堅固。旁人便急切動搖不來。而且遇到有甚大事。可以替省長代表。非但有無上光榮。并能向對方下些說詞。使些顏色。將來令雙方面互相信任。何患無大事可爲。一日爰繕就了一道辭職呈文。遞給省長。此時省長

正靠着他月有鉅款收入。豈容飄然而去。失却辦事之人。况聞外間傳述。軍署有聘請之說。安可使楚材晉用。日後招之不來。因此竭力慰留。更當面說了些畀倚方深。不可引退的話。破蒲扇遂微露口風。略稱受恩深重。稅務當勉爲其難。顧問一職。應請開去。以免宵小不容。致多謠誣。省長察知其意。竟卽任爲祕書。以示有心重用。而止一切謗言。自此破蒲扇在署中乃愈形得志。權勢亦愈形進步。

## 代表之神通

破蒲扇既爲祕書。除每日仍至稅務機關。以掙克爲能事外。暇則時向省長趨承色笑。處處能曲意迎合。得其歡心。知省長喜媚如夫人。不惜以吞詐得來之款。購取珍飾以獻之。知省長喜雀戰。偶然得

與同局。必默揣其手中之牌。故放和張以悅之。於是漸受省長寵愛。署中事無鉅細。必與商酌而行。遂爲省公署第一紅人。他人莫能望其項背。一日。軍署因地方剿匪事宜。須與合省要人會議。派員知會省長。屆期亦請列席。省長以剿匪大權。向由軍署主持。會議等於具文。自己可不必親往。因令破蒲扇爲代表。如期到會。破蒲扇奉委默喜。瀕行時請示機宜。省長告以調遣軍隊。本隸軍署範圍。此行祇以承順爲宜。不必參加會議。俾軍署得獨行其政。藉免猜嫌。而敦睦誼。破蒲扇唯唯受命。抵會時秉承意旨。當向督軍一味恭維。所言惟某處匪悍。某處匪多。某處之匪出沒無常。某處之匪嘯聚已久。是以歷經大軍痛剿。未能盡絕根株。今得總座擘畫有方。救民水火。行見旌旗所指。捷報頻傳。伏莽得清。民咸安枕。定

當歌功頌德。永感靈壽等語。督軍受諛狂喜。雅重其人。散會後設宴聯歡。款待頗爲優渥。席間破蒲扇又運其粲花之舌。盛稱督軍威望若何之重。學識若何之超。兵隊若何之精。槍砲若何之利。督軍益眉飛色舞。默契有加。所以會畢後向省長通函。亦盛言其代表得人。具見量才器使。足以勝任愉快。詎破蒲扇回署覆命。除詳述軍署剿匪計略。及兵隊出發日期。並自己如何順水推舟。在會場中竭力贊成外。極言督軍威權炙手。恃勢而驕。開會時頓指氣使。大有公等碌碌。無須借箸代籌。定期設此一會。不過藉此通過一切。以免有人阻撓。或致掣肘之意。但軍隊一經移動。開拔費和子彈糧秣運輸等費。將來度其無一非籌自省署。限期彙解。急如星火。彼於解到之後。祇有必須給發之款。不得不略予酌給。其餘竊恐俱飽私

囊。則似暗中所入之豐。外人莫能測度。且無報銷可稽。無怪軍閥最易發財。人人數十萬數百萬的俯拾即是。可知既入政界。與其辦理省務。祇靠着徵稅等得些餘潤。微乎又微。尙受人民怨聲載道。不如設法握到兵權。方有無窮希望等語。打動省長。省長以政權兵權。各有界限。不能相兼。徒慕無益爲對。破蒲扇當時唯唯而退。不復再言。退後密探軍署勦匪消息。以爲媒孽張本。蓋勦匪而勝。將決辭省署。投効軍署。會場中既邀督軍契合。當無不納之理。勦匪而敗。則別有計劃。可密獻省長。發展前程也。

### 以退爲進之通電

無何軍報傳來。以官軍不甚得力。竟致屢遭敗劫。匪焰反日形猖獗。較未剿時聲勢倍增。且官軍紀律欠嚴。凡大隊經過之處。奸淫搶

掠。無所不爲。在上者不能施以約束。良民乃畏如蛇蝎。紛紛嘖有煩言。破蒲扇偵息確情。籌得一以退爲進之策。而見省長。令省長以近來身弱多病。急須調養爲詞。速謀下野。省長聞言。莫名其妙。詢以急圖下野何爲。破蒲扇附耳密語曰。境內連日勦匪軍報。省長其知之乎。不勦匪匪固爲患。勦匪而官軍屢挫。匪愈足以爲患。此不待智者始知。今軍署耗費巨款。調動大兵。當其師行之初。以爲小醜跳梁。不難滅此朝食。豈意曠日持久。不能搗穴擒渠。且反屢遭敗北。損失軍械無算。其費殊屬不貲。無一非由省署供給。是軍署擔勦匪美名。省署受勦匪惡果。若長此以往。庫款空虛。巧媳難爲無米之炊。此不能不急謀下野者一。官軍勦匪獲勝。政府必歸功軍署。人民亦以爲軍人能綏靖地方。相與頌德不置。在省署似無



功績可言。而官軍若敗。所過處每至生靈塗炭。廬舍爲墟。省署有保衛地方之責。地方遭此慘劫。勢必謗語頻來。但省署又無力制止軍人。祇能付之無可如何。默然忍受。是有功則歸軍署。而有過則省署當之。撫衷自問。其何以甘。此不能不急謀下野者二。有此以上二因。省長故宜及早見機。不可戀棧。語至此。更過低其聲。喁喁細語者良久。省長始而點頭。既而色喜。終則連連撫掌稱善。卽令照辦。并懇趕速爲之起草。毅然進行。破蒲扇見計已得售。欣然興辭而出。當晚略絞腦汁。擬成一下野通電。次日送交省長觀看。省長逐字研究。見前半措語婉轉。祇以多病不勝從政爲詞。後半則謂省中職務艱鉅。何敢貽誤地方要政。故願早日歸田。俾得另簡賢能。膺此重寄。不負人民望治之心。而孱軀則可藉資調養。將來報

國之日正長。苟其夙疾獲瘥。決不肥遯鳴高。終老泉石云云。一方面纔說要退。一方面又說要進。真可謂語妙無窮。而職務艱鉅。何敢貽誤等句。又頗堂皇冠冕。并有藉病卸責。以謝人民之意。寥寥一個通電。竟能面面俱到。不禁連贊大才。當下便令拍發出去。一時衆口喧傳。互相猜測。有謂省長平日不聞有病。何以忽思引退。大約因剿匪失利。局部不和。且恐籌餉艱難。故而潔身圖去的。有說省長無病僞稱有病。急思去位。乃因軍隊剿匪。毫無紀律。不忍見地方糜爛。重苦我民。故而憤然棄職的。也有說或者省長近來果真有病。乃致不安於位。否則決不肯犧牲利祿。無端下野的。却沒一個想得到乃是以退爲進。內中非常的變幻。和着非常的希望。

說士甘於肉

破蒲扇於通電發出之後。卽致函軍署。謂有密事報告。訂期謁見。並暗令各劣紳開會。紛紛設法。挽留省長。各劣紳平日與官署通同一氣。得以狐假虎威。魚肉良善。巴不得永遠做着靠山。自然人人俱願相留。不遺餘力。軍署正因接到通電。不知省長何以忽欲下野。事先並未提及。殊覺突如其來。此中果何意見。須有人探明宗旨。着手對付。當留應予慰留。不當留任其自去。雖剿匪時正需籌餉。易一省長。於財政上不免發生困難。然萬不能因此受彼要挾。致失軍署尊嚴。惟一時苦無相當之人。向署中探明原委。方可善爲措置。今省祕書旣欲訂期謁見。並有密事報告。正可藉此詢問內容。取決一切。因卽繕具覆函。略謂屆期守候會晤。敬聆大教。破蒲扇遂於是日欣然而往。觀面後極言匪勢猖獗。不易卽滅。此非鈞座不

善用兵。實緣匪徒聚散不常。此拿彼竄。東平西起所致。但敝省長以軍費浩繁。籌措棘手。致有忽圖引退之舉。已經拍發通電。明公諒早鑿及。而各紳士又紛請挽留。此間當亦遞有公呈。未識明公之意。是否准敝省長飄然以去。抑徇諸紳之請。向敝省長加以慰留。敬請明公有以示我。督軍曰。果省長因籌餉爲難。急欲去位。別無他意。余必竭力慰留。設尙有別故。余不得而知。無從相強也。破蒲扇微笑曰。愚亦料軍長之必予慰留也。第敝省長恐將斷不可留。明公其奈之何。督軍曰。省長殆去志已甚堅決。因是不可留歟。破蒲扇曰。然。但省長無論其如何欲去。而明公萬不可不留。愚感明公日前知遇之雅。故今特以祕密奉聞。竊希明公之納我言也。督軍佛然曰。省長豈與余陰有意見。故欲以去就力爭乎。破蒲扇搖首曰。

。省長何敢與明公存意見。不過渠此次求退。乃畏當地人民之物議。且別有所圖耳。督軍訝曰。省長有何所圖。當地人民有何物議。破蒲扇乞屏退左右。始徐言曰。實告明公。省長求請退職。欲藉養疴爲名。北上以謀活動。一旦得手握兵柄。亦如明公之雄鎮一方。以彼之人才及資格論。雖軍事學識不如公。仕途別歷不如公。而於近日執政之所謂巨頭者。愚深悉其頗多交誼。以是雅有奧援。方今巨頭秉國之日。安見其不能如志。且安見其不卽在轉瞬之間。苟明公此時不力予羈縻。設匪患不卽蕩平。地方不卽安謐。人民煩言蠶起。巨頭欲調劑私人。難保其不以駕輕就熟爲名。令卽取公而代之。則公之地盤動搖。噬臍何及。縱或公有法對待。使彼不能公然到任。然必大費周章。智者當不若是。至於民間物議。卽由剿匪失敗

而起。亂軍於退走時掠劫焚燒。勢所難免。省長有保衛地方之責。當然怨讟頻興。彼故急欲以一去卸責。不願爲公分謗。公亦宜鑒及此層。勿遽准如所請也。督軍聆言色沮曰。貴省長有如是密謀乎。足下近水樓臺。見聞必確。今日幸來告我。雅感盛情。惟慰留之道安在。足下其將何以賜教。破蒲扇曰。慰留未嘗無術。特恐明公左右人多。易爲所尼。則愚言如不言。奚必空費唇舌。矧愚爲省長之人。不應爲明公設謀。冀留省長。旁人易起猜疑。明公智珠在握。既悉省長退職內容。定有善全處置之策。可無須采及芻蕘也。督軍曰。余左右雖人衆。度無有能知省長內情。善爲我謀如足下者。足下如不吝指示。余當排除衆議。惟足下之言是從若何。破蒲扇曰。是則省長所欲得者爲兵權。明公何不對症發藥。稍分軍隊隸彼。以

籠絡之。明公自統國防之兵。而略給省長以省防之兵。所有剿匪事宜。仍由明公獨任。省防軍不過駐紮境內。藉壯軍威。并得彈壓亂兵。使之稍申軍紀。如是則愚度省長或能打銷辭意。以爲明公既願以軍事屬彼。不啻平權辦政。何必舍省長而不爲。定欲圖謀不可必得之軍長。而明公其實所分者兵。不分者權。明則故示畀倚之隆。暗則絕無毫末之損。竊謂明公何樂不爲。自此互相勵精圖治。省長既克安於位。明公可無後顧之虞。愚謂兩全之策。似乎莫妙於此。然而禱昧之見。是否堪供擇用。惟明公三思之。督軍沈吟有頃。始婉對曰。足下之言良是。然欲分軍隊爲國防省防。此事關係殊爲重大。非片言所能決。容俟熟籌。况分軍後省長如志在遠大。依然不願打銷辭意。彼時新章既佈。後任者不知何人。余豈甘以軍隊給彼

。行政或遭掣肘歟。破蒲扇鄭重致答曰。分兵事固宜審慎。如明公以爲不可。何敢以管見貽誤大局。至分兵後慮省長仍有去志。愚雖不才。願勉力向之進言。使彼決然就範。不從則糾合署中同志。與之力爭。衆同志因飯碗問題。度能人人聽命。不過設再不從。惟有全體解職一法。以相要挾。則愚亦將浩然歸去耳。督軍作色曰。感君厚情。銘佩無既。果能若是助我。曷於回署後先探省長之意。設分兵而竟願聯任者。余當毅然分之。以期彼此結好感情。永爲手臂。如其不然。祇能任彼若何。惟足下不須歸去。敝處辦事需才。如願屈就。敬請卽日顧我。余當掃榻以待。俾朝夕得以奉教也。破蒲扇起立致謝曰。承明公栽培。設將來不在省署辦事。定當趨侍鈴轅。藉供驅策。此刻卽思返署。敬遵頃間鈞諭。先向省長探詢意旨。



並進說詞。倘有佳音。再來密報。督軍唯唯稱善。破蒲扇卽躬身告辭。督軍送出室中。擡手表敬而別。從人卽在室外高呼送客。從容出外返署。

#### 如願以償

破蒲扇旣以簧鼓之言。感動督軍。回署後密向省長告知。以計已得售。越日卽通函軍署。謂所有面陳之事。如荷卽日施行。省長處已設法疏通。定有轉圜之望。爲此恭報台端。卽請察奪。督軍得函。當卽召集親信人員。會商辦法。適署中辦事者皆白紙扇一流人物。腹中墨水毫無。猜不出對方用意。大家一味盲從。以爲與其驟易省長。於感情上未必融洽。於政事上恐多阻滯。不如避生就熟。稍少給以兵隊。藉可籠絡其心。祇須大權仍自我操。當無爲患之理。雖

祕書長爲一書畫扇。似乎略具才華。無如外表雖佳。內才亦殊有限。故亦不加阻止。竟由督軍決議。卽日酌分軍隊。撥作省防。并以省中匪亂方熾。時事多艱。省憲關係地方治理。畀倚正殷。何可遽爾易人。竊慮難勝重任。何況紳董挽留。連日函電紛馳。俱以無失長城爲請。尤當勉爲其難。幸勿遽萌退志。惟是匪禍恣肆。急宜設立省防。庶一方面雍容坐鎮。一方面攻剿頻施。可期搗穴擒渠。除此大患。今特分精兵一旅。隸作省防。以便保衛地方。且協同整飭軍紀。務望力疾從公。在任調攝。以重要政。而慰民望等詞。派員至省署面達細情。甚爲誠懇。省長初猶不允。堅以病體急須休養爲辭。至第二次信使復來。始親自命駕軍署。晤商一切。督軍既惑於破蒲扇之言。折節卑躬。一變其平日桀驁之態。惟殷殷謂行政綱紀

互助精神。故願分兵而治。勿存消極主義。致欲棄我而去。如因貴體不適。何妨請假調養。必能即日復元。省長始勉爲允諾。議決分兵一旅。竟作省防。酌赴境內各要隘駐紮。既可制止匪類蠢動。又可堵截敗軍越軌行爲。此項軍隊。應受省長節制。惟苟有調動一切。須與軍署先行會商。然後發表。軍法處等官員。仍由軍署委派。以免不受命令。彼此或啓齟齬。省長明知此乃預防大權旁落起見。故不願以寸柄與人。但名義上既有防軍。則實際上便有防務可辦。與先時之僅辦省務不同。祇需爲日略久。得與防軍聲氣感通。何難使之默化潛移。漸漸可以聽我調度。古人有衆一旅。便可大有作爲。正我今日之謂。因此滿口唯唯。十分得意而回。升任破蒲扇爲祕書長。以酬其功。立復通電各處。取銷下野養疴前電。其措詞以軍

長及紳董等諄諄挽留。俱以勉襄國事爲勗。不敢不力疾從公。藉圖報稱。爰特乞假半月。俾事調治。假滿如病體略痊。仍當就職云云。頗能自圓其說。此電拍發之後。軍署果將允撥之兵。如數撥予。商定駐防地點。逐處分駐。自此如願以償。省署得兼軍政。在省長志得意滿。而破蒲扇則軒然大波。自此始矣。

### 分兵之後

方軍署之初以兵隊分作省防也。省長猶隨處低首下心。遇有關於軍政要事。無不秉承軍署意旨。會同商酌而行。破蒲扇更周旋其間。不使軍署有所猜忌。以是深得督軍信任。委以諮議職銜。及至數月以後。省長與旅長營長等人。漸次相稔。破蒲扇更與副官軍法官官等。往來密切。頗覺水乳交融。於是偶然獲到土匪。及在地方上鬧事

軍人。必令嚴加究辦。一爲省長樹威。一則暗侵軍署權限。軍法官倘或不依。意欲從輕發落。破蒲扇必潛告軍署。立將此人降調。甚或予以不應輕縱處分。軍法官爲巴結差事。免礙前程起見。訊案時遂一律施以辣手。不敢稍寬。破蒲扇除軍士犯事沒錢。概置不理。任憑懲儆之外。土匪必根究同黨。任意株累良民。暗地拚命攪錢。得了錢方予摘釋。一日獲到一個痞棍。此人雖在境內犯過拆梢打架等案。但匪黨却從未入過。破蒲扇知他與一家富戶有親。因特地去見軍法官。必欲把他作土匪重辦。並子細追問匪黨。軍法官訊了一堂。顯係被誣。不忍屈斷。僅予薄責了案。破蒲扇大不爲然。竟至軍法處咆哮不已。那軍法官實在忍受不住。未免搶白幾句。說他不應深文羅織。強入人罪。破蒲扇愈形憤怒。定要一同去面見督軍。

評判曲直。不料那軍法官。與督軍乃是內親。又自恃着理直氣壯。此案審得並無錯誤。當時一口答應。遂即同赴軍署。破蒲扇想先向督軍開口。佔個上風。誰知軍法官入署之後。向內一溜。行使他至威的權力。先與督軍把上項事細述一遍。要求將破蒲扇申斥。保守日後軍法尊嚴。否則太阿倒持。必致授人以柄。將來不能辦事。督軍聽言之有理。并因近聞省署專權。遇事獨斷獨行。大非先前可比。若不防微杜漸。固屬大有可虞。因容納了這番議論。與破蒲扇會面之時。雖令他先自發言。但說一句却頂駁一句。一來因獲住的人。並無原告。乃由偵探訪拿。未便聽一面之詞。二因沒有爲匪的真憑確據。并且並沒證人。三則拘獲時不在匪巢。亦無別個匪黨。無怪難於定讞。祇能罪疑惟輕。惟於臨了兒對軍法官打着官話。交代

他以後獲到匪徒。無論若何。不宜輕縱。倘有難於定斷之案。不妨解送本署訊究。以期水落石出。藉免閒言。破蒲扇不防碰了偌大一個釘子。祇氣得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當場却又礙着軍座的威望。發惡不來。祇得耐住火性。順着口說以後拿到匪犯。一准解署究辦甚好。勉強作個下場。怏怏興辭而出。於回到省署後。再圖報復之策。

### 借端起釁

世界上善使風頭的人。遇不得失風之事。一失風便切切於心。非想翻他轉來不可。破蒲扇在軍署受了一頓教訓。回到省署之後。意欲報告省長。慫恿他仍以軍法官不應縱匪爲名。要督軍一定撤任。以洩心頭之恨。後思省長尙權力薄弱。恐難達到目的。豈不枉費唇舌

。反使軍法官暗中匿笑。何況這件事原是自己的不是。爭不出什麼上風。省長前也很難進言。倒不是使個餓虎吞狼之策。竟從大處入手。索性與督軍鬪上一鬪。叫他離開此地。把他所有軍權。一齊攬歸省長。那時全權在握。要去掉個軍法官。不費吹灰之力。而且那軍法官既與督軍有親。督軍一失了勢。必定跟着他先自解職。不消他人下手。省長果幸得志。掌了全省軍權。自己便是軍署祕書。較之省署天然威武。遇到軍隊開拔。及購置軍械糧秣等事。當有大宗進款。必較省署爲豐。因此再四籌維。到得胸中有了把握。始將此意向省長密地告知。却絕不提及與軍法官齟齬一事。以免借端起釁之嫌。省長見他力謀發展。爲着自己權位起見。那有不十分得意到十二分之理。准他儘管放胆去幹。辦成了不忘大功。破蒲扇遂決意



着手。先令人散佈流言。說督軍剿匪的毫無成績。與地方上的若何受害。流言散佈既廣。他便在外邊大宴賓客。第一起依舊是本境劣紳。央他們依著種種流言。宣傳遐邇。並向政府動個公呈。代表民意。陳訴疾苦。第二起是商董。第三起是地方上各團體。這班人破蒲扇與他們不甚相識。且也不便公然出面。祇能託劣紳設法代請。於是不消數日。商界上以商務關係。歸咎於剿匪不力。紛紛抱怨軍署。各團體東也開會。西也散發傳單。俱以匪禍蔓延日久。官軍不能制止。乃致民不聊生爲言。彼此抱怨軍署。不遺餘力。初時軍署尙不甚在意。後來愈鬧愈糟。聲勢一日大似一日。督軍要想查辦。無奈勦匪的毫無成效。乃是共聞共見。不能禁人不言。更不能說有人造謠。要想令軍隊與各土匪決一死戰。打一陣極勝的勝仗。扭些

面子轉來。以箝衆人之口。祇苦軍隊又無此力量。弄得皇皇然不安於位。竟絕沒個對付法兒。但尙不知這種舉動。內中有破蒲扇在那裏唆聳。猶把他當做好人。與他商量辦法。破蒲扇遂乘機令督軍自動下野。以保令名。一面却令省長挽留。說兄弟當初曾思引退。蒙鈞座雅意。留任至今。現在鈞座若欲下野。兄弟實難擔此重任。祇能一同乞休。以遂初志。督軍慮省長偷亦告退。地方無人執政。自己不能脫身。故仍堅勸不許。祇由自己發出通電。抄了省長從前的一篇舊文。毅然託病下野。破蒲扇仍若行所無事。於督軍啓程的那一天。與省長同去送行。說了許多留戀的話。并望他不日東山復起。重託旂幟。最痛快的是那個軍法官。果然自行辭職。隨督軍一同回去。出了胸頭之氣。督軍瀕行之時。因政府尙沒簡放後任。把手

下所有軍隊。概交省長暫行統率。自己祇帶了幾百個衛隊回鄉。防着沿途有甚不測。省長接統軍隊之後。便行使他軍事職權。將勦匪各兵撤回。另換新兵前往。却暗中指示他們。不必與匪黨開戰。祇消嚴守境地。使匪黨不來侵犯。彼此相安無事。便算保境有功。偶然獲得一二匪徒。不妨張大其詞。說在陣前擒得。立即槍斃示衆。藉震軍威。而慰民望。以是自從兼攝軍政。倒覺輿論翕然。而且不打仗便沒有敗兵滋擾。地方上也安靜了些。這都是破蒲扇的擘畫。省長自然十分感激。更喜的是督軍一缺。破蒲扇令省長竭力運動。並由劣紳等公電政府。盛稱省長知兵。堪勝帷幄運籌之任。不必另行簡放。反於民情軍政。未必能兩得其宜。故省長竟即改任督軍。仍兼省長事宜。權勢薰天。不可一世。破蒲扇論功升職。遂亦得任

爲軍署參謀長。凡事言聽計從。爲軍署內紅人第一。

### 匪化爲兵

省長改任了督軍半年有餘。地方上的匪患。既然並不去勦。自然那得會平。似此日復一日。境內劫案頻仍。更不時有擄人勒贖之事發生。民間叫苦連天。相率不能安枕。或至署內控告。祇以查明嚴辦。及靜候緝捕等詞。敷衍過去。絕不能破一巨案。懲一巨匪。遂致人民又怨聲載道。傳入督軍耳中。與參謀長商議。若何弭謗之法。破蒲扇謂若要止謗。天然必須與匪黨開仗。將各匪殺得望風而遁。民間不難易怨聲而爲頌聲。但目下所統軍隊之內。有幾許不惜生命之人。願與匪黨併力血戰。應着俗諺所謂養軍千日用力一朝之言。祇恐不臨陣儼然是兵。一臨陣皆成逃卒。此事何可冒昧。所以偷然

依着愚見。倒不如招安他們。乃爲上策。一招安便匪化爲兵。雖然駕馭不易。但搶劫擄贖等案。料來不致再犯。祇要地面上得無以上各案。百姓自然並無間言。未識明公以爲何如。督軍沈吟良久。始言招安果亦善法。惟惜無人至匪巢說降。又不能令匪首至署。向彼將納降之言。當面剴切曉諭。焉能使互通情愫。得以入我範圍。破蒲扇特告奮勇曰。果蒙明公采納鄙見。下走不才。敢至匪巢冒險一行。雖成功與否。不能預決。然度仰賴鈞座虎威。各匪或當輸誠不暇。不敢抗命。督軍喜曰。若得足下前往。茲事定有把握。第不知何日啓程。沿途需軍隊保護乎。破蒲扇笑曰。招安須下說詞。並非見仗。奚須軍隊相隨。啓程則明後未能一定。明公不必注意。請俟三五日後。靜聽佳音也可。督軍曰。匪巢中不知有匪黨若干。足下

縱胆包於身。烏可一人前往。尙以多帶僕從爲是。破蒲扇曰。匪巢中聞共有匪三千左右。然匪首則僅一二人。下走此去。祇與匪首有所談判。餘匪雖衆。不必與之接洽。便不妨視若無物。此三千人而果獲就撫者。公以後帳下可添一勁旅。非惟差足自豪。且可助公威震宇內。殊爲不易之遭逢也。督軍微撚其燕尾之鬚曰。得添三千勁旅。良屬不易。第非君之力不及此。破蒲扇得意曰。實告明公。愚願明公增添軍隊。擴充勢力。以備他日有所展布。豈僅收撫此匪隊而止。耿耿此心。諒邀洞察。蓋處此兵力競爭時代。不如此不足有爲耳。督軍含笑撫其肩曰。足下誠爲我之子房。復何言哉。語竟。相與欣然。卽行決議而散。破蒲扇遂進行招安手續。其實何須親至匪巢。軍隊中人類複雜。早有與匪黨密通聲氣之人。爲破蒲扇所知

。使其傳言匪首。曉以利害。令速率隊投誠。不失師長旅長等位。反是則將遣大軍進逼。縱使負隅固抗。竊恐卵石不敵。必貽噬臍莫及之悔。匪首聞言。深慮其爲誘敵之計。不肯覲面就撫。祇言官軍既欲招降。以何爲擔保品。能保投誠後不加殺害。始可開議條件。否則願以砲火相見。勿作讐言。破蒲扇乃以參謀長之名義。設席匪巢左近之酒肆中。邀請匪首赴宴。訂明不帶兵卒。不攜鎗械。對方亦祇請首領談話。不能多帶從人。匪首猶不敢竟信其出自至誠。屆期先遣親信匪黨。密至酒肆偵探。果然並無軍兵。四處亦無埋伏。方由爲首三人。佩帶手鎗而往。以便見機行事。破蒲扇與三人見面之下。盛稱公等皆當世英雄。祇以遭時不偶。乃致無用武之地。各在草澤棲身。今敝督軍正在網羅豪俊。故願竭誠招撫。使公等不致

抱屈以終。日後可以爲國宣猷。共圖富貴。并願既往不咎。祇期收效將來。公等所有弟兄。仍由公等督帶。誓不稍加殘害。我可盡力擔保。如或口不應心。天日在上可鑒。言畢。立肅三匪入座。酌以巨觥。因恐或疑酒中有毒。先自滿飲一杯。以明並無惡意。三匪察言觀色。招降果出真心。遂各開懷暢飲。互問歸降後督軍將若何位置我等。先須明示一言。且觀能否滿意。然後再議其他。破蒲扇答稱三公之內。余可力保有一旅長。統率羣雄。餘二公苟非團長。必爲營長。有功之日。再行升職。其餘弟兄各給口糧。悉按兵制。量才給予連長排長等職。決不虧待。三匪首復問曰。就撫時隊中應否繳械。長官更須點名否。破蒲扇曰。繳械不繳械。當請示督軍。點名爲例有之事。公等有人名冊交到。須照冊按點。然後一一給以軍



衣軍帽。俾卽改裝。弟可稟請軍署。俟委定軍職之後。由公等派員查點。當無不可通融也。時座上之三匪首。爲一總二副。總匪首已將應允。二副匪首因繳械事。頗懷疑慮。向之喁喁耳語者有頃。破蒲扇揆知其意。急續言曰。諸公乞勿多慮。就撫時如不願繳械。亦未嘗不可。惟請公等將各械彙存一處。派員自行管理。不准擅動。一面報告軍署。請亦委派專員。共司監守之職。俟點名後再行發給。則難題立解矣。三匪首始各自滿意。同允一准率衆就撫。請定收撫日期。並乞將近地駐紮官軍。先期退出二十里外。以示心無鬪志。人人放膽來降。破蒲扇答稱官軍決於明日撤退。收撫卽准後日舉行。屆時余在軍署恭候。以便接洽一切。惟大丈夫當重然諾。且軍事向無戲言。議定後不可中變。三匪首同稱既願歸順。決無二言。

彼此愈說愈形親密。破蒲扇見二匪首酒量俱宏。殷勤斟勸。共飲至盡歡而散。次日。果將勦匪各軍撤退。不留一兵。第三日。三匪首率衆來降。人數多至三千有奇。破蒲扇令督軍分外優待。一律收編。總匪首竟給以旅長職權。二副匪首皆爲團長。從此軍署驟多此一旅匪兵。聲威爲之大震。而紀律乃不可聞問。

籌餉奇謀

總匪首雖爲旅長。但其手下兵卒。祇此三千餘人。不滿一旅之數。因與破蒲扇商議。欲招新兵補充。破蒲扇滿口贊成。代爲告知督軍。督軍慮軍費無着。躊躇不允。又有別一旅長。暨祕書等諫阻。謂帳下已有如許軍隊。不宜再招。非惟開支浩繁。抑且防守已敷。並無增添必要。破蒲扇見志不得遂。向督軍力排衆議。謂現值天下荒

亂。羣雄四起。其人如稍有遠志。孰不擁兵自衛。以期振作有爲。明公今雖位躋顯秩。部下軍力尙形薄弱。不如他人。一旦倘遇鯨吞蠶食之徒。無故興兵侵犯。其將何以抵禦。遑論開疆拓土。他日別有所圖。下走故欲公從事擴充。乃有招降匪隊之舉。若輩既已爲公効命。正宜乘此進行。勿畏軍費爲難。竟至因噎廢食。至於籌費之道。事在人爲。從前出師剿匪。開拔及糧秣等。在在需資。大率俱令商界報効。得無竭蹶之虞。今匪軍既已投誠。境內可報肅清。人民皆幸安居樂業。苟向商界再行集款。謂須增兵防堵。以期長治久安。似此名正言順。商界何能堅拒。是則款項何愁不給。新軍何患難成。明公智珠在握。如以鄙言不爲無見。應請三思而行。一席話將督軍聽得興會淋漓。便決計於卽日向商界籌捐。一面下令招募。

商界達到軍閥的要求。無論如何挖肉補瘡。總得要設法攤派。無力量稍予抵抗。所以不到一月。捐款已源源而來。招兵處因近來世界上的閑漢甚多。紛紛爭往投効。亦不到一月左右。招數竟已滿額。破蒲扇遂與軍需處會議。一同報告督軍。撥款添備槍械服裝。報銷時將所繳的捐款核算。尙幸有盈無絀。而各人的中飽。無不囊內纍纍。督軍尙以爲款既有餘。又深佩破蒲扇預算之精。實屬高人一等。但軍署中的餉額。從前每月是固定的。自從添了三千餘名降匪。已經增出不少。如今招足一旅。天然需餉更多。起初猶移東補西。按月照章發給。後來艱於應付。不免一再愆期。久在軍隊之人。尙知謹守軍法。各自耐心等候。新軍却因此鼓噪起來。紛向上官恣意逼索。聲言若再不給。各人資用乏絕。不如要求退伍。依舊各自爲

匪。破蒲扇聞耗大驚。疾忙去見督軍設法。督軍雖然宦囊甚裕。焉肯自己取將出來。祇言度支實已告匱。急切無從籌措。令破蒲扇如何想法。破蒲扇因地方上的捐款。實已無可再籌。若要向人借墊。又因官場中信用不足。各處無可通融。不覺也慌了主意。祇好先到新軍隊去見旅長。叫他快下一個命令。各軍士不許譁噪。靜候旬日內發餉。違者按軍法懲治。以期不致生變。好個前爲匪首現統新軍的旅長。聽了破蒲扇的計畫。問十日內餉從何出。萬一再不應手。如何度此難關。破蒲扇答稱有了十日期限。便可從容措辦。料來不致誤事。旅長笑而不言。却令書記處依着破蒲扇的意思。立刻繕寫佈告。惟將旬日改爲三日。破蒲扇力阻謂三日內焉得有此鉅款。旅長答十日爲期太遠。恐難遏止風潮。必須三日方可。如慮鉅款難籌

。我却有個辦法。可以十拿九穩。遂附着破蒲扇的耳朵。說了一番話兒。破蒲扇連聲道好。頓喜得眼笑眉開。急急去再見督軍。密將辦法告知。督軍也極口贊成。立命號房備帖請客。後日具豐盛酒筵三席。設於本署花廳之內。請當地各紳富赴宴。原來這旅長與破蒲扇說的那番言語。乃是 he 先前在巢內做匪首的時節。各匪雖無一定月餉。也須每人酌給費用。遇到手頭沒有現金。無非出諸綁票。祇要接到幾個財神。不怕不一千八百的送上門來。撕票的究竟甚少。此刻既然沒處籌餉。何妨仿行一下。祇要變一個相。把接財神的接字。恭恭敬敬換個請字。請得他們到來。三天內何愁沒款。說不定發餉後且可有餘。破蒲扇喪心病狂。依了他這個主見。故令軍署設筵宴客。但一些風聲不漏。因此外間並不防到。軍署請帖既已發出

。各紳富接到之下。以爲日來近境並無戰事。大約斷沒有籌餉等一切舉動。或者軍閥欲聯絡人民感情。故有此樽酒聚歡之舉。百姓與官長往來。乃是一件極榮耀的事情。因此沒一個不興高采烈。整備着去大嚼一頓。日後可以誇耀鄉里。到期先後入署。俱如臉上飛金。督軍一一接見。並與各人略敘寒暄。卽令破蒲扇爲招待員。延請入席。酒過三巡之後。破蒲扇代表主席發言。謂今日請諸公到此。一來平時少敘。深慮官民隔閡。不能互通情愫。使地方有弊必革。有利必興。故願卽席謹聆大教。乞賜勸勸。二來自匪徒受撫迄今。四境幸告安謐。惟是軍隊既增。開支難於周轉。若欲取諸省庫。頻年省庫空虛。若欲取諸人民。人民捐稅已重。不忍令其再增擔負。以致仰屋興嗟。深慨點金乏術。爲此迫不得已。乞與諸公商借。諸

公愛國熱心。夙所共仰。諒當踴躍從公。他日准由省庫籌還。決不爽約。務乞諸公允諾。此款純係保衛合境軍餉所用。敬代合境人民百叩云云。衆紳富聞言默駭。彼此面面相覷。欲逃席無法可逃。不逃席如坐針氈。縱珍錯滿前。均苦不能下咽。祇怪自己不好。不應趨附權勢。並不曾托故辭謝。悔已無及。破蒲扇却說完了這一番話。靜坐席邊。默俟答覆。主席托稱公務忙迫。起身告便。並請合席皆多飲幾杯。如有見諭。不妨少頃再晤。或與敝代表接洽。言畢卽回身進內。破蒲扇見衆人皆默不作聲。從首席起。以勸酒爲名。逐一與之耳語。胆小者或允一千。或允八百。必令增加若干。出紙筆親書允借字據。并註明於何時送來。謂可轉覆督軍。候彼若何核奪。胆大和吝嗇之人。猶俱不肯遽允。一味以近來商業凋敝。處境爲



難。無力籌借爲辭。破蒲扇勸導再三。始勉強答應一二百金。多者也不過三四百。冀作脫身地步。席面已至半闌。座中鴉雀無聲。一道道的佳肴。一壺壺的美酒。絡繹端送上來。無人復動杯筯。俱想早刻回家。破蒲扇始向衆告稱暫且失陪。取了允借的各種字據。緩步入內。移時趨步復出。謂已得督軍命令。首席與某等數位。暫請屈留片刻。尙有要言面商。其餘諸位。倘有貴務。不妨先請回府。由鄙人代爲送客。這些得許回去的人。無不有如奉了大赦。把胸頭一塊大石落下。各自急急興辭。破蒲扇一一送至階下而回。首席和尙有幾個留署之人。大家相顧失色。破蒲扇用婉言安慰。叫他們散席之後。仍在花廳略坐。等候督軍出來熟商。內中首席這人。因是境內第一個富戶。故須要他允借三千。餘人亦非千金不可。後來俱

各達到目的。纔得規復自由而出。這一下所有攪到的款子。居然超出餉額有餘。第三日足敷發放。破蒲扇與督軍均欣喜不置。

得隴望蜀

發餉的難關。雖然過去。但這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事情。若然長此軍多餉絀。月月須要設法彌縫。終慮難乎爲繼。破蒲扇想到這層。便連想到添招軍隊的宗旨。原爲養成勢力。欲圖擴張地盤。增加收入起見。若祇在此一省內揚威耀武。焉有發展之時。目今招足了一旅新軍。已如飛鳥之羽毛漸豐。可冀高騫遠舉。何況鄰省那個督軍。剛是個糊塗蛋。部下兵卒雖多。軍政甚是腐敗。參謀長是油單扇。任憑他大權獨掌。幹着黑幕中提線戲的頑意。把督軍等當做傀儡。何不乘此機會。竟令自己軍隊。以剿匪後辦理清鄉。至邊界一帶搜

補餘孽爲名。乘機衝入鄰境。攫取他的地盤。隣省如思抵抗。可搆通了油置扇。叫他暗地相助。此人祇圖自身富貴。祇要應許他得地之後。不吝重酬。定能爲我効力。何患大事不成。爰暗暗籌算了好幾天。覺得有必勝可操。遂與督軍密地提議。督軍因此事關係重大。不敢造次。謂須開一軍事會議。然後取決。破蒲扇因一開了會。恐防畏蒞者多。或生阻力。而且軍事宜守秘密。庶彼方猝不及防。一發卽陷於絕境。切不可謀之公衆。必致宣洩無遺。於手續上窒礙既多。於事實上進行不利。督軍又慮無敢死隊爲前鋒。謂誰堪膺此重任。破蒲扇以招安之新旅請。言此輩向日爲匪。人人愍不畏死。正堪利用衝鋒。雖續招之補充各兵。絕未加以訓練。恐其臨陣僨事。然沿途輸送械彈糧秣。在在需人。不妨令若輩執役。下走籌之已

熟。明公請勿掛懷。督軍又謂清鄉乃剿匪上澈底辦法。今以新軍作爲前隊。得毋有以匪勦匪之譏。似於軍譽有礙。尙宜審慎而行。破蒲扇笑答云。以匪勦匪。猶之以毒攻毒。旁人何可責言。况清鄉乃係托詞。我等志在闢地。更何畏人譏誚之有。明公其放胆爲之。下走敢決其事必有成也。於是督軍勃勃之野心。乃爲破蒲扇所挑起。口中雖云此舉出入過大。尙須續待考慮。實則已經默許其謀。破蒲扇察言觀色。如見肺肝。明知其不肯遽諾者。必緣前鋒隊若用降匪。猶恐未必可恃之故。因于退出後密見旅長。告以此事。並言督軍前已爲保舉。由新軍擔任前鋒。將來獲得地盤。必可升任師長。二團長亦皆有旅長之望。何不於督軍因公接見之際。再行密地自告奮勇。謂此去可操必勝之權。以堅其心。便可即日共圖舉事。旅長聞

而狂喜。力言願赴前敵。決不有負委任。自誤前程。語次頗露躍躍欲試之態。破蒲扇信其果屬可用。越日又向督軍進言。旅長則果於因公傳見之暇。密以自願率領全隊報効。共赴前敵爲請。督軍始其志漸決。與破蒲扇會商發表。却仍朦住部下各人。祇指令新軍向邊境清鄉。尅日出發。新軍奉令之下。要求與參謀長偕行。以便遇事秉承辦理。督軍乃又委破蒲扇爲清鄉前敵總司令。節制全軍。此亦破蒲扇預籌秘策。好使帳下別隊軍士。祇知此去爲清鄉剿匪。並無他項戰事。及至發生衝突。然後再調大軍。彼時可誘過鄰省不察。先行侵犯。不得不嚴重對付。並非師出無名。破蒲扇俟命令一下。卽令新軍備齊械彈糧秣。開拔登程。浩浩蕩蕩。逕赴邊境。鄰省督軍未嘗不接有報告。知有客軍至左近清鄉。祇因清鄉爲綏靖地方起

見。係鄰軍應有之事。故絕不加以整備。不圖破蒲扇等軍隊。於開抵邊境之後。並不下令駐紮。竟蜂擁至界地以外。始覓險要之處安營。並擾及近方村鎮。向之搜捕匪類。村鎮上居民人等。以此項軍隊突如其來。並非當地軍服。不知其爲兵爲匪。驚得扶老携幼。四散奔逃。當有稍少胆壯之人。飛告本境駐防軍官。請爲火速查辦。此軍官乃一營長。就地祇有三四連兵士。尙不足額。平日無所事事。向鄉人狐假虎威。氣焰不可嚮邇。今聞有此警變。亦覺驚心駭魄。甚是慌張。惟營長人甚幹練。因爲職責所在。急率各軍士整隊往查。究係何處兵匪。擅敢闖入境內。幹此橫行不法之事。是官兵當與之交涉。若係匪徒。免不得須加剿辦。豈知營長一到軍前。大驚失色。但見漫山徧野。俱是軍兵。旗幟鮮明。服裝齊整。手中更各

有軍械。一個個殺氣直衝。看來決不是匪。便估量是鄰省軍隊。早聞有清鄉之舉。大約因不知境界。誤至此間。是當向司令官說知。令其趕速退山。並無別種辦法。因列隊野間。令連長二人。請司令官談判。破蒲扇並不出見。由旅長戎服攜槍。許多衛兵擁護而前。連長認爲必係司令。先問貴軍隊是否由隔省開來。如何誤入敝境。旅長答稱本軍隊但知清鄉而來。何嘗誤入境地。可速有以語我。連長又謂清鄉諒來必是鄰省官軍。貴處省界。非至此間爲止。已經越出一里之遙。定係鄉導員不明地址。致有此誤。今請退回辦公。敝軍不妨指引地點。以盡袍澤之誼。言時欲令連長引導。旅長忽大聲呼斥曰。我軍營已紮定。誰欲汝在此絮聒。曷速去休。毋溷乃公。不則莫怪槍彈無情。營長見彼不可理喻。不禁狂駭。但又不敢開聲。

。抑且自顧兵少。與彼軍衆寡懸殊。似此十分棘手。祇能請示上官。再行交涉。惟各村鎮不能不施以保衛。否則必受處分。因傳令軍士暫退。分隊至各村鎮防護。以免客軍入內滋擾。一面急差人至有軍用電話之處。傳電飛報長官。請示若何處置。並應否多調軍隊前來。以資鎮攝。而免侵佔。旅長滿意欲與來軍尋衅。故此講的純是蠻話。想激起了對方火性。便可以武力從事。鬧個落花流水。然後反噬一口。說他們不應先自開火。執着這個理性。大起干戈。誰料彼軍不動聲色。忽然四下散去。倒覺沒了下場。呆立着毫無主意。破蒲扇在後方察看。瞥見對方軍隊四散退去。估量因勢力不敵。不敢抵抗。祇能分開去保護村鎮。略盡他彈壓的職司。因下令各軍赴村鎮清鄉。遇有形跡可疑之家。概須入內搜捕。以免匪徒漏網。衆



軍士得了這個命令。那是可以趁火打劫的好機會。沒一人不奮勇當先。一霎時向各村鎮攪得家翻宅亂。旅長等在這個當兒。也俱一哄而往。有十數人一隊的。有數十人一隊的。何止好幾十隊。各防軍倘然阻止。大家一聲喝打。這一壁拳足交下。那一壁槍彈橫飛。嚇得各防軍紛紛逃命。已死了好幾十人。前方始飛風般的開到一支軍隊。約有四五百人。督隊的是一個防守司令。見已肇成大禍。向營長問明原委。急欲與敵方評論曲直。那一面已槍彈如雨。圍殺攏來。這邊自然不得不還槍抵禦。彼此一場混鬪。兵少的究屬吃虧。防守司令部下。頃刻死傷載道。祇能奪路潰退。破蒲扇傳令追逐。直追出十里以外。有一座大山擋路方止。遂在山上將全軍紮住。備文向督軍報告。說鄰省無故啓釁。出境傷我軍士。不得已致起戰端。

現幸戰勝敵人。乞速調遣大軍接應。并與鄰方嚴重交涉。防守司令無端受了這次敗仗。連夜飛報上官。請示對付方法。并籌奪回防地。那邊的督軍聞報大驚。急開軍事會議。一面行文鄰省詰責。一面飛調大兵救援。破蒲扇由間諜探知動作。令旅長於敵軍到時。整備併力鏖戰。自己大軍隨後卽至。不必畏懼。暗地裏却遣心腹人往見油單扇。暗以特別富貴。令他唆督軍親自出征。於離境後搗其後方。使無歸路。必致兵敗出亡。全境可垂手而得。油單扇果爲富貴所動。俟那邊的覆文到日。因文中措語強硬。絕不承認自己開釁。反責此間無理。非惟不願退兵。并索賠償損失。更須將營長及防守司令懲辦謝過。可謂蠻橫異常。遂向督軍進言。謂似此無理取鬧。顯係心存不善。欲圖佔奪地盤。若非親往征討。政府勢力薄弱。苟或

我軍失利。呼籲無門。所攬之地。難期璧返。當非速統大軍。開赴前敵不可。督軍竟爲所惑。卽日率兵出發。而將內部各事。令油單扇代爲掌理。詎意甫至半途。疊接前方警報。臨陣屢遭敗創。後方又有鄰軍攻襲。油單扇竟率衆歸降。始知誤受其愚。已悔噬臍無及。且悲大勢已去。境內無可存身。遂與親信人員。星夜逃出郊外。飛電佈告對方佔地罪狀。聲言不忍使地方糜爛。自願解甲歸田。破蒲扇大爲得意。立請自省督軍入境安民。並令境內各軍繳械投誠。全境遂爲所有。油單扇留在幕內。協助各事。旅團營長之不反抗者。仍照舊職錄用。反抗者或逐或裁。不留一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督軍自從添闢一省地盤。聲勢大震。破蒲扇升了總參謀長。威權愈

重。新軍旅長果然升任師長。二團長各升旅長。其餘大小軍職。亦俱各有升遷。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新添闢的鄰境。乃是西鄰。惱了東鄰那位軍長。此人素有大志。屢圖囊括鄰疆。今見有人先自下手。大不爲然。且慮爲虺弗摧。爲蛇必更猛毒。他日或致圖謀已處地盤。因特開一祕密會議。互商防堵。及詰問因何奪地之策。他帳下的參謀總長。是鵝毛扇。指揮却敵。乃其所長。是日在座發言。首以先發者制人五字。作爲宗旨。謂不必籌商防堵。詰問是非。直須聲罪致討。明爲西鄰洩憤。陰樹自己聲威。次言臥榻之旁。本來不容他人鼾睡。安可不撲殺此獠。致貽後日隱憂。再次則言一戰而勝。彼之二省境地。皆可爲我所有。豈容錯過時機。天與勿取。滔滔汨汨。說得此軍長英氣勃發。決計卽日出師。第慮軍餉不足。

。無從設法籌措。鵝毛扇含笑答曰。軍餉可責成財政廳長。青金扇現長財廳。何愁不能設法。軍長被其一語提醒。翌日召財政廳至署。與之密議。青金扇一力擔承。言軍庫內雖甚空虛。但不妨向外間借貸。無非稍費回佣。不佞略有薄面。數日間當可籌奉。襄助總座成功。此軍長心花怒開。便令祕書處草就檄文。馳電通告各境。與師三萬致討。警信傳至破蒲扇一方。破蒲扇恃戰勝餘威。不甚介意。惟與督軍商議。所有駐防軍隊。必須格外鄭重。從前原駐之軍。未必果能得力。最好將第五師新軍。開赴第一道防線。無如此師已編爲衛隊。不能遠離。第三師昔爲督軍自己督帶。各軍官感情較摯。可調至第一線駐防。第二線亦爲咽喉要隘。可令第四師擔任。第三線則由第一師佈防。留出第二師爲各處策應。第五師保衛大本營。

。遇必要時。亦可調令出戰。其餘收編之投誠師旅。人心不可測度。宜將軍力散開。分佈前後左右各路。勿令聯絡一氣。以杜與東境稔熟。或有通敵之患。如此節節穩妥。管教東境各軍。不能越雷池一步。若得我軍獲勝。更可乘勢追擊。不難竟將東境兼并。轉瞬亦爲我有。彼時地盤愈大。權勢愈崇。無人再敢犯我邊陲。可以略事休養。再圖別有舉動。務使各境俯首聽命。方可大局砥定。永無後顧之憂。督軍撫掌稱善。立即依議調防。破蒲扇親赴各線察看防務。並指示掘壕據險一切。佈防甫將竣事。東境前鋒已至。攻搶第一道防線戰壕。兩軍各有死傷。戰壕雖未被奪。銳氣不無挫動。破蒲扇令間諜潛至東境。偵探前鋒司令部內。有無相稔之人掌權。探明迅速回報。意圖如有熟人。設法說他歸降。我軍卽反守爲攻。長驅

而進。間諜一去三日。不見復返。破蒲扇料其必已被執。此策不復能行。又知敵方之總參謀爲鵝毛扇。軍事學識在己之上。始覺心內暗驚。蓋因自己是一柄破蒲扇。祇有把雙方扇動。方能暗奏奇功。若要行軍佈陣。簡直並非所長。欲思斷絕敵方餉械。無奈財政廳又是柄青金扇。魄力浩大。善於理財。軍興後源源籌備。毫無竭蹶之虞。這種錢俱用重利重佣借來。暗中他的進款甚是不小。何能動以說詞。叫他斷絕接濟。此間予以重酬。豈肯拋棄了現有的利源。貪圖不容易拿取的酬款。顯見事不能成。左思右想了幾千百遍。竟苦無隙可乘。施展他扇火扇風的絕技。并且這三日之內。敵軍前鋒隊屢來攻打。打一次必小勝一次。自己軍隊的戰鬥力。覺得甚是不濟。不比奪取西境時的新軍。個個是匪類出身。祇要錢不要性命。但

願打了勝仗之後。向各村鎮飽掠一次。別的不在他們腦筋裏頭。所以倒能夠每戰必捷。雖吃虧了當地人民。與軍事上却頗佔勝利。他想到了這一層上。正要去告知督軍。調動第五師開前線助戰。將二師改作衛軍。忽聞槍聲震耳。連珠般的自遠而近。更雜着一片人聲。情知前線上必有劇變發生。默呼不妙。早有人飛風來報。第一道防線失守。敵軍已衝過戰壕。我軍第三師已俱潰散。破蒲扇聞報大驚。不及去面見督軍。急令第二道防線各軍。嚴加守禦。並收容第一線潰軍。再調第五師精銳三千。飛速至第二線。如敵軍再來攻打。竭力助戰。第五師果然很勇。剛纔開到前線。敵軍正乘勝來攻。即便與之開戰。這一仗竟大獲全勝。殺得對方望風而逃。破蒲扇大加褒獎。令搶回第一線。然後收軍。不料半空中來了三四架飛機。



紛紛拋擲炸彈。落地爆裂時。在空處的。土爲之崩。在人叢的。血肉橫飛。或死或傷。不能幸免。始苦不能前進。仍退回第二線駐防。破蒲扇遂抽暇往見督軍。令將第二師改爲衛隊。第五師全數開赴前線。預備反攻。奪回失地。並盛稱第五師勇猛可用。實駕其餘各師之上。不負當日招撫他們。又談及第三師今日遭此大創。此軍皆明公舊時袍澤。臨陣未嘗不知戰略。無奈不能如第五師之咸肯犧牲生命。致將防線失去。潰散至不能成軍。言之實爲可憾。時有第三師軍官在側。謂今日之敗。實由敵方利用飛艇。且有小兵艦水陸夾攻所致。否則亦斷不至此。督軍聞言。憂形於色。破蒲扇欲寬慰其心。力言我軍既有第五師可靠。明日當先令將防線收回。然後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軍中亦有飛艇。速覓善於駕駛之人。協

同攻戰。一宿無事。次晨破蒲扇督令第五師進兵。將至第一道防線。對方突出截擊。彼此混戰一陣。第五師又獲大勝。斃敵甚多。乘勢衝至壕邊。守壕軍士大亂。正在將次敗退。又爲飛機到來掩護。依舊不能得手。沒奈何整隊而回。對方不暇追趕。祇將壕線守住。似此旅進旅退。雙方皆不能進展。急壞當地人民。求請兩邊息戰。以免生靈塗炭。實行保境安民。無如皆置若罔聞。仍各酣鬪不已。破蒲扇的軍內。且也有了五架飛機。與對方可謂勢均力敵。如是者倏已數日。破蒲扇見仍無進步。請督軍下了一道命令。限三日內必須奪回所失戰壕。逾期當受軍法處分。意欲激勵他們。大家一鼓作氣。那知這命令下至軍前。第五師反相顧猶笑。說並不是我們不肯出力。祇因軍署待我們弟兄欠公。屢次打了勝仗。祇把一旅擴成一

師。旅長等略將官階升轉。並沒有得到鎮守使防守司令部等安逸地盤。使我們稍事休養。却祇令在前敵作戰。冒着槍林彈雨的危險。如今竟又要限期尅敵。一樣是一枝軍隊。爲甚享福的在那裏享福。受罪的在這裏受罪。老實說這一下我們都不願幹了。請軍署收回成命。另調別的軍隊前來開仗。我們請給發些遣散費。今天各自退伍。破蒲扇在後方得了這個消息。知道是前師忽然倒戈。直驚得手足無措。但想不出倒戈的原因。認做這班人見了逾限有處分的命令。突然匪性發作。意圖不受節制。或因連日多打了仗。沒把金錢犒賞他們。要想得些利益再打。因疾忙去見師長。及二旅長。叫三人快去疏通。倘有什麼意思。儘可盡情發表。斷不可違抗命令。豈料與師長等觀面之下。也俱顏冰語鐵。頓然大反厥常。謂衆弟兄沒甚意

思。祇是大家都不願再幹。叫我們也沒有法想。不能一個個逼着他們。破蒲扇見顏色不對。始知一定受了對方的運動。必是鵝毛扇的奸計。青金扇又容易籌款。爲數決定不小。這却眼見無可挽回。但是第五師一倒了戈。其餘各師焉肯効力。何況効力也沒有用處。分明大事已去。惟有走爲上策。趁着外間還沒有知道。好叫軍署立刻去要求商董。抄一篇不忍糜爛境內的陳文。逼幾萬銀子作開拔費。情願退讓出境。走得冠冕些兒。惟恨倒戈的這班人。究竟俱是匪類。乃有如此行爲。却又沒奈何他。祇有付之天命。且看他們日後結果。一邊想一邊趕到本營。去見督軍。第五師已將戰線讓出。任敵軍大隊衝至。如入無人之境。各師遭此奇變。誰敢抵禦。立卽紛紛潰散。可歎督軍與破蒲扇。來不及再向商董索錢。踉蹌覓路奔逃。

尙虧離境不遠。已是租界。急忙卸去軍服。避入界內。托庇外人。免被敵軍追獲。已算是萬千之幸。督軍遭此大創。非但奪來的四境地盤不保。連原有的地盤也竟失掉。更將部下軍隊喪盡。祇剩得同逃的幾個亡命之人。既悲無處存身。又苦無兵力幫助。絕了恢復之望。無顏再在中國境內。祇能索性到外國暫避。將來再待時機。惟悔誤聽破蒲扇之言。乃致鑄此大錯。所以臨行時並不招他同往。任憑他何去何從。破蒲扇在租界上避了好久。直到地方平靖。外間風聲已定。纔敢漸漸出頭。暗中打聽得第五師當日倒戈。運動費竟有十萬金之鉅。果由鵝毛扇設策。四處鑽頭覓縫。托人密地接洽。青金扇籌到款項。先付一半。餘一半於已倒後付清。所以一反戈便抱定宗旨。絕無轉圜餘地。爲的是尙有五萬塊錢。當時還沒有拿。暗

中牽制着他。默想這十萬之內。三個投誠的匪首。老大必定十成之中可獨得三四。老二老三十成中可各得二三。却把作成他們升官發財的人。竟然蒙在鼓裏。一文沒有分潤。反把本身的功名富貴。一下子連根剷絕。此讎若是不報。真是枉爲丈夫。因想另外去投個軍閥。徐徐再圖大舉。但恐此次遭了失敗。聲名已經掃地。無人再肯信任。并且軍閥中也慮不能有旗鼓相當的人。後來忽想到北方有一個最著名的倒戈將。他的倒戈學最爲微妙。我既吃了倒戈的虧。何不投奔他去。研究倒戈學術。將來好依樣葫蘆。去倒他們的戈。出這一口惡氣。胸中主意已定。立即決計啓程。幸喜近來很攪得許多錢。與督軍一樣的分着記號。存放在銀行裏頭。督軍臨行之時。諒已如數提取。故能至國外逍遙。不慮費用匱乏。現在我也當起他出

來。川資何愁不給。但火車上究恐有人認識。不甚穩便。還是乘輪船爲妥。遂向銀行起出款項。密地裏於黑夜登程。在船中一個人子細盤算。到了北方之後。倒戈將的那邊。雖然沒有知己朋友。可托他竭力引荐。但在軍署內做了好幾時的參謀。平日與各軍署許多要人識面。及通函的很多。此去找到他們。當能爲指臂之助。不必再如毛遂自薦。頗感困難。何況倒戈將既精於倒戈。他手下所有人員。當然亦俱兩面圓融。具有非常手段。與自己的破蒲扇定能沉澀一氣。日後彼此投機。因此越想越喜。以爲此行定能不虛所望。投在倒戈將的帳下。比以前的督軍更有可爲。沿途得意洋洋。祇望早日得到。便可專心謀幹。逮至抵了天津。並不耽擱。登陸改乘火車。飛馳而往。覓一家頭等旅館住下。翌日卽去拜會熟人。央懇他們備

函紹介。那知這一位倒戈將。近來正因也有人倒他的戈。不安於位。在破蒲扇未來的前一天。已經下野遠適。不圖走了個空。把所有的種種希望。頓時變成夢幻泡影。

各扇子之下場

破蒲扇欲投倒戈將不遂。心上萬分懊喪。聞玉帶扇與宮扇。皆在此間謀事。但大家俱在暗幕裏頭。並不露面。一些沒有風頭。可見活動不來。依附他們沒有意思。古語說識時務者乃為俊傑。何必與一班失時人為伍。成不得什麼事兒。再是一個失敗。又要貽人話柄。何苦自去討苦。惟聞團扇走着婦女門路。在此頗甚得勢。因為近來的軍閥政閥。沒一個不很有錢。幾百萬幾十萬的不足為奇。手頭一有了錢。除建造宅第園林。置買地產。搜羅珍玩。以期傳之子孫



。不管子孫能否安享之外。自己貪圖娛樂。不是好賭。便是好色。而好色者比好賭尤多。整萬或幾萬塊錢的小老婆。祇要姿色看得上眼。一娶便是幾個。內中必有個最得寵的。放個屁也覺得香。說句話自然是奉令惟謹。比平常人大不相同。便有些沒廉恥的政客。打聽明白某鉅公最寵某姨。不惜攀龍附鳳般的趨奉着他。懇他在鉅公前謀個位置。真個是一說一靈。扇族中的團扇。正是此類人物。若使僅想求些富貴。何嘗不易如反掌。但要圖甚大舉。恐怕未必有十分威權到手。扇不得什麼風火出來。這條路明知雖是捷徑。却不願意去鑽他。破蒲扇千籌萬算。覺得在這裏沒有際遇。倒不如到東邊去跑一跑。看看雕毛扇的作爲何如。他可肯汲引着一同辦事。遂即乘火車啓程。匆匆逕至東省。此時雕毛扇正在得勢。見破蒲扇入

境。知道他行爲不正。并且出山時所說的話。何等大言不慚。此刻失勢來投。安可容留惹禍。因此待遇殊形落寞。使他自己存不住身。不得不急圖他去。更有東島小扇。也在暗中辦事。不容得破蒲扇這一輩人掇入。更覺站脚不牢。想起尙有潮州扇在廣東。祇能改道赴粵。潮州扇正與鷺鷥扇十分投契。不許再有別扇來擾亂政治。且也深惡他從前口出大言。沒到境先下逐客之令。弄得破蒲扇東奔西走了好久。竟致窮無所歸。在省署軍署內攬來的錢。漸次已將罄盡。再不能在外面混日子了。沒奈何祇好腆顏回山。且等過幾時遇有機緣。再圖幹一番驚人事業。仍好力踐前言。恢復名譽。差幸的是歸途中聽人說起。那吞併地盤的軍長。又被別人吞併。倒戈的三個匪首。因倒戈後並不重用他們。又想倒戈謀叛。一個個俱鎗斃了。

總算冤讎已報。心上暢快了些。但回山後終覺無面見人。快快的躲在家中。不敢貿然出外。隔了不多幾年。世界劫運已滿。出山的各扇子。死的死。回山的陸續回山。其中沒有個得意些的。證諸從前開會時各人的言語志願。無不適得其反。並不是破蒲扇一個。僞蕉扇憤扇族不振。再想開一次會。自己親身下山。爲牛魔王所知。以世間劫運既終。何可再令若輩搗亂時局。因與鐵扇公主携芭蕉扇到山。舉扇一揮。將僞蕉扇與各扇子。頃刻俱化爲飛灰。不啻碎屍萬段。一齊俱消滅盡淨。於是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安居。四境遂無兵禍。

破  
滙  
廬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政治小說

**破蒲扇**

(全二冊)

定價大洋**三角**

# 版權所有

|       |       |       |       |       |       |
|-------|-------|-------|-------|-------|-------|
| 代售處   | 印刷者   | 發行者   | 出版者   | 校正者   | 著作者   |
| 各埠大書坊 | 上海圖書館 | 上海圖書館 | 上海圖書館 | 鐵沙徐行素 | 海上漱石生 |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書錦里對面五〇七號

上海圖書館

上海律師公會會員

# 孫鑑律師誌謝良醫徐紫明

老友徐君紫明稟資聰穎超軼常輩諸凡金石書畫靡不造詣精深卓爾成家久爲識者稱道及從梁溪周汾伯先生游究心醫學研求病理旁參藥性於靈素傷寒諸書古文奧義尤能淹貫博通獨具心得因之歲月數更學成問世且能洞識病源莫不着手回春傷寒癩科尤爲獨擅諸凡雜病見效甚速鄙人三載之中三罹傷寒危症逮延君診治方劑乍投病竟霍然絕不頓遲時日以故心恆感焉邇者君因便利病家起見特設分診所於四馬路畫錦里斜對面上海圖書館內每日午後二時至五時爲診治時間現定門診二元出診四元號金二角貧病不計業已開始餘時仍在城內舊縣西街懷贊坊十一號爰爲登載報章用代介紹如有困於痼疾痛惡床席者盍就試之方知非鄙人溢諛也

